

跑过裂谷

Naomi Benaron (美) 娜奥米·贝那隆 著
闻若婷 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跑过裂谷

Running the Rift



(美) 娜奥米·贝那隆 (Naomi Benaron) / 著

闻若婷 / 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RUNNING THE RIFT: A Novel

Copyright:© 2012 by Naomi Benar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gonquin Books of Chapel Hill, a division of Workman Publishing Company, Inc., New York.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Changsha Senxin Culture Dissemination Limited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7-2015-33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跑过裂谷/(美)娜奥米·贝那隆(Naomi,B.)著;闻若婷译.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680-1414-4

I. ①跑… II. ①贝… ②闻…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4345号

跑过裂谷

(美) 娜奥米·贝那隆 著

Paoguo Liegu

闻若婷 译

策划编辑: 亢博剑

责任编辑: 薛 蒂

封面设计: 罗四夕

责任校对: 曾 婷

责任监制: 张贵君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俞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027) 81321913 (010) 84533149

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332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80元



华中大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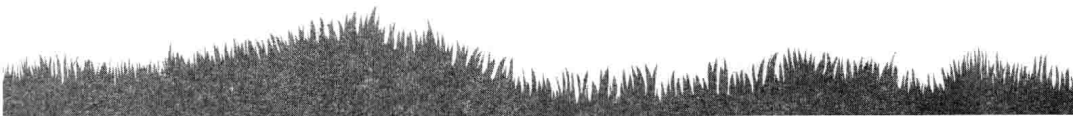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卷一

EJO HASHIZE
昨日

Izina ni ryo muntu.
人如其名。



1 / 一九八四年

爸爸开了房门走近床边时，尚帕特里克早已醒了，正在倾听窗外的狂风暴雨。雨丝唰唰地刮着窗户，咚咚地击打屋顶的波浪板，尚帕特里克挨近哥哥罗杰取暖。这会儿他想起来爸爸要去基加利参加一场研讨会，爸爸说过那是很重要的会议，卢旺达全国各地的教育界人士都会出席。

“我要出发了。”爸爸用勉强压过雨声的音量说，“尤威曼纳马上要来接我。”尚帕特里克心想：如果连校长都要去，这场研讨会那真是超级重要的。

提灯的火光熠熠地映在爸爸的眼镜镜片上，也照亮他白衬衫的一片三角形区域；一定是暴风雨又造成停电了。“你们两个男生把牛赶进围栏后要仔细检查门有没有关好，别让大雨把土壤冲走了。”他把他们肩部的毛毯掖紧，“还有罗杰——你要负责检查尚帕特里克的作业，我希望你们两个的作业都没有错误。”

尚帕特里克转开脸回避光线，偷偷皱着脸扮个怪相。他才不需要罗杰检查他的作业呢，就连爸爸都很难在他的作业里找到错误。

“我明天晚上就回来。”爸爸说。

尚帕特里克用手肘支起身子，看着爸爸沿着黄色光束走向走廊，脚步声踏在水泥地上发出回音。“爸爸，祝您平安，”他说，“愿伊玛纳保佑您旅途平安。”十一、十二月的雨季名为“盖休勾罗”，在这个时节里尚古古的联外道路经常化作一片泥沼，有时候尚帕特里克走在这条路上，会陷进深及脚踝的烂泥巴里。

雨下了一整天，暴涨的溪流倾泻流入基伍湖。山坡上冲下饱含红土的洪流，尚帕特里克放学回到家时，裤管已经被泥巴染成了铁锈色。他写完作业之后，拿出玩具卡车在客厅里玩，这车子是他爸爸用衣架、木块、铁片和色彩鲜艳的塑料片做成的。

罗杰有一只表，是“穆足古”（白人）传教士送的礼物。他不断重新设定闹铃时间，放在尚帕特里克耳边让它哗哗叫。他们父亲任教的吉汉威中学里响起放学的铃声，建筑间回荡着学生的谈笑声，源源的话语声被雨声搅得模糊一片。尚帕特里克想象自己有一天从小学毕业后，也能成为那群学生中的一员，跟着他们一起高声喧闹。有时这种期望会强烈到近乎发烧的程度，让他感觉时间变得无比缓慢，慢到秒针滴答的每一下都敲在他的心上。

“我们还是出去赶牛吧，”罗杰说，“如果我们等到暴风雨过去，爸爸回来时会看到我们还坐在这里等。”

他们穿上雨衣和胶鞋，从屋侧取了他们的长枝条。“我们赛跑过去。”尚帕特里克不给罗杰回应的机会就率先开跑。

尚帕特里克和罗杰之间的竞赛是从今年开始的，因为罗杰今年加入了一个小型社团，开始在周末踢足球；这社团的名称是“因足奇”，意思是“蜜蜂”。罗杰一有机会就跑步，好锻炼自己的体能，保持最佳状态，而他经常会带着尚帕特里克一起练跑。他教给尚帕特里克倒着跑的诀窍，以及如何摆动手臂和有力地踢步。

由于他们住在学校里，爸爸借用一位住在附近的妈妈表亲的家来

养牛。尚帕特里克跑在马路边沿，因为那里比较不那么泥泞。他每天都努力想在罗杰追上他之前把距离拉开一点，但是今天他一败涂地。不管他选择什么路线，雨靴都不断陷进路面。后方吉汉威中学的红砖墙都还没被雾气遮住，罗杰就已经追过他了。

尚帕特里克隔着一段距离就看见那只“因扬波”长角阉牛的弧形长角，它是他们父亲最爱的牛。在蒙蒙的雨势中，那对大角在一小群牛的上方起伏转动，恰似一位“因托”战舞舞者的双臂。他们走近时，阉牛抬头看，眨眨水汪汪的黑眼睛。尚帕特里克一只手按在牛背上，感觉它微颤的、湿漉漉的厚皮。在“因扬波”阉牛的带领之下，牛群沙沙地动起来，走进由几根摇摇晃晃的木柱围成的牛栏内。

罗杰冲到吉汉威中学的大门前时，足足领先尚帕特里克十步。他停下来脱下手表。“你看——我们来回总共花了二十七分三十五秒，我计时了。”

尚帕特里克大口喘气，他的衣服、雨靴和双手都沾满泥巴。“你骗人，哪有手表可以计时的，给我看。”他接过手表，赫然看到粗体字标明的时间，就和罗杰说的一样。

户外厨房的炭炉传来辛辣而浓郁的炖肉香，尚帕特里克和罗杰快速脱掉雨靴和雨衣走进厨房。厨房里的收音机正播送佩佩·凯尔演奏的“苏库斯”非洲舞曲，带有沙沙的电波杂音。尚帕特里克的小妹抱着札沙里，随着音乐跳“库莎库莎”舞步；札沙里的双腿在她膝前晃动。

“哇塞，杰奎琳，你跳得真棒。”尚帕特里克逗弄地说。

杰奎琳蓦地转身。“哎呀！你们怎么搞的？是溺水了吗？”她指着尚帕特里克和罗杰脚边蓄积的脏水。

罗杰从杰奎琳手里把札沙里抱开，然后三人一起跳舞。尚帕特里克模仿他从影片里看来的舞姿摇摆臀部，正摇得起劲时，他听到敲门

声，起初力道比较轻，后来愈敲愈大声，直到他开门那声音才止住。门外站着两名警察，妈妈匆匆赶过来，她背后绑着仍是婴儿的克雷曼丝。

“我们非常遗憾，有个消息要通知你们。”他们说。

妈妈给他们端了茶来，背脊挺得直直的。克雷曼丝呜咽地哭了起来，妈妈把她抱起来安抚。札沙里坐在地上玩车子，好像这天下午和其他天的下午唯一的差别，就是有两个男人来家里做客。

那两个警察说，他们一行共六人，全都是校长和学校主任。那辆运木卡车失控了——这是司空见惯的情形——下山的车速太快，载运的重量又远超出这么轻薄的卡车所能负荷。它转过弯道时开到对向车道，迎头撞上他们的座车。吉汉威的两位代表都死了——包括尚帕特里克父亲和训导主任。另外还有两人罹难，两人身受重伤。这么严重的事故中还有人能幸存，简直就是奇迹。运木卡车的司机几乎毫发无伤，看来很明显是酒醉驾车。他还撞到一个骑脚踏车的男孩，男孩挂在握把上的一袋马铃薯散落在马路上，警方找到了脚踏车，但没看见男孩的踪影，该处崖壁极为陡峭，在雨中进行搜救任务太危险了。

两个警察咂着舌头，感叹像这样死于非命的人总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好人，是卢旺达的未来希望。遗体现在在吉塔拉马的医院里，假使他们许可，吉汉威的校长会带他回家。

妈妈停下轻摇婴儿的动作：“尤威曼纳不在车上吗？”

警察们说，这种特殊的情形属于伊玛纳展现奇迹的时刻，因为学校里在最后一刻出了紧急状况，校长就留下来了。“尤威曼纳要我们去保健中心，等他太太打理好病患就接她过来。”

“安杰莉克。”妈妈说，她吐出这名字时伴随带着抖音的长长叹息，“好——我想见到她。”

警察们站起来：“我们认识你丈夫——真是个大好人。谢谢你的

茶。”

他们走了之后，妈妈直勾勾地盯着窗外，直到尚帕特里克忍不住看看是不是有人站在窗外的狂风暴雨里。他似乎相信如果自己用力闭上眼睛，就能在眨眼间让这个下午消失，然后抬头一看就能看到爸爸刚结束旅程返家，一如既往带回满口袋的饼干。

妈妈跪坐在他身边：“别担心，现在伊曼纽尔舅舅会承担爸爸的责任。”

“我讨厌伊曼纽舅舅，”尚帕特里克说，“他很笨，而且总是有股鱼腥味。”

妈妈的目光痛到他冒出眼泪：“你要对我弟弟尊敬一点，他可是你的长辈。”

尚帕特里克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哭了出来。

妈妈把他拥入怀中。“我们要坚强，”她说，“想想你名字的含义：恩库巴，你要和雷神一样勇敢。”

门开了，安杰莉克走进来，身上仍穿着白色医师袍。妈妈瘫软地倒在她怀里。

到了午夜，雨停了，隐在云层后头的月亮像只迷蒙的眼睛。傍晚开始就陆续有邻居和亲戚带着食物和饮料前来，吉汉威中学的学生和老师把小小的屋子都挤满了，门边有夜班守门人坐着喝茶。

摆食物的桌子安置在客厅里，铺着只有特殊节庆才拿出来用的桌巾。桌上放着几盘糊状的“尤加里”，配碎肉和鱼片的炖汁蘸着吃。几碗炖树薯叶、绿香蕉和红豆，油炸大蕉，水煮番薯和树薯，还有嫩煎豌豆和法国四季豆佐西红柿、一瓶瓶“普莱姆斯”牌啤酒与伊曼纽舅舅自家酿造的香蕉酒。安杰莉克不停手地烹煮食物，并端茶给妈妈，帮每个人擦眼泪。停电了，四周烛光荧荧，油灯在墙上投射暗

影。尚帕特里克、罗杰与安杰莉克一起坐在地上，将捏成小团、裹了肉汁的黏稠“尤加里”喂进克蕾曼丝嘴里。

爸爸的书房里透出微弱光线，召唤尚帕特里克走进去。书桌上的油灯将上了油的木头桌面照映得好似柔软的皮肤，爸爸的藏书环绕在他四周，抚慰了他的心灵。那些书的内容有物理学、数学和教育哲学。爸爸出发前一定在写日志，他的钢笔搁在那本皮质封面的册子上，笔套放在半满的茶杯旁，仿佛他随时会走进房间、拉开椅子，再次提笔书写。尚帕特里克将茶杯凑到唇边喝了一口，突如其来的甜味让他打了个冷战。细碎的茶叶残留在他唇边，他用舌头舔掉，品尝他父亲生前尝过的最后滋味。房屋在夜色里忽而呻吟，忽而沉静。

妈妈过来找他，手里端了一瓶香蕉酒，那股甜腻、发酵的强烈气味刺激着他的鼻腔。“你累了吗？如果你想睡就去睡吧。”

他摇头，想着爸爸每到星期五晚上就会坐在椅子上，边喝香蕉酒边吃花生，他几乎能伸手触摸爸爸嘴唇上闪亮的盐粒。

“他一定在拟开会时发言的草稿吧。”妈妈抚摸着日志的书皮说。

尚帕特里克读着内容。宇宙万物都蕴含数学式：化学反应的平衡、叶片的费氏数列、两个人类邂逅的几率。有件事很重要——句子写到这里就没了，尚帕特里克想象当时是树丛里有声音，于是他爸爸放下笔往窗外望。此刻他感觉，好像不只是他父亲的话，乃至全世界都停住了，就像这未完成的句子。

那一刻，男人们都还在喝酒，有些人用同一根吸管吸着瓶里的香蕉酒，女人们则还在重新补满吃空的菜碗；那一刻，尤威曼纳带着棺木进来了。棺木后头跟了一列爸爸在鲁亨盖里的亲戚，灰白色的晨曦从他们身后透进门里。

“亲爱的茱丽姐。”尤威曼纳握着妈妈的手说，“不管你需要什么，都尽管向我开口，你知道法兰索瓦是我最好的朋友。”

一群人排成一列准备吊唁，妈妈坐在棺木边，她的家人和爸爸的家人都陪在她身旁。女人们哀恸号哭。

“你要过去吗？”罗杰贴在尚帕特里克身边说。

“你呢？”两人都不动。“我们可以一起过去。”尚帕特里克说。

爸爸穿着一套他们没看过的西装，脸上有东一块西一块的深色淤青，身体的角度看起来很不自然。尚帕特里克不敢伸出手去摸他。

“那已经不是你爸爸了，你爸爸在天堂。”有个小小的声音说。尚帕特里克低头看到舅舅的女儿玛蒂儿站在他旁边，她把手塞进他掌心。“我姐姐死掉的时候，妈妈就是这样告诉我的，本来在她这么说之前我会害怕。我圣诞节的时候来过一回，你还记得吗？你读了一本书给我听。”

尚帕特里克当然记得。玛蒂儿年纪小，对书本很感兴趣，超爱听故事。舅舅一家人来做客的时候，她会拉着尚帕特里克的手直奔爸爸的书房。她会指着书架高处一本民间故事集说：“恩库巴，念那个故事给我听，那个你的儿子米拉尤找到黎明少女米赛珂的故事。”她每次都要听同一个故事。

尚帕特里克不用朗读复杂的文本，就已经对这故事熟悉到可以复述了。“有一天，你会和米赛珂一样，”他这么说，“笑的时候从嘴里洒落珍珠，然后你的爱人就会知道他找到真爱了。”每次他这样说的时候，玛蒂儿都会咯咯笑。“看到了吗？”尚帕特里克会指着她的嘴巴说，“珍珠！正是你的卢旺达名字‘卡玛贝拉’的含义。”玛蒂儿会再笑起来。

“你得跟你爸爸说你爱他，”现在她悄声说，“他在天堂才会高兴。”她踮起脚尖瞥向棺木里。



尚帕特里克看看罗杰，两人一起凑近棺木，跪下来朗诵爸爸最爱的一段“传道书”里的内容。

“凡你手所当作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那里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能，那里是你所必去的——”

尚帕特里克咽住了。如果他念出阴间这个字眼，这件上教堂穿的衬衫会被泪水沾污。

葬礼当天，尤威曼纳宣布全校停课一天，吉汉威中学全体师生都护送棺木到教堂。载满乘客的汽车沿着街道开，后头跟着步行的群众。天空下着细细的冷雨，孩子们在路上追逐，泥巴溅在他们的腿和短裤上。

一只棕鸢从树梢飞离，尖锐的呼啸声在雾中萦绕。尚帕特里克暗想，不知道爸爸的灵魂是不是也长着翅膀，就像教堂里那些天使画像一样。基伍湖水面上起雾了，渔人们的身影在既不属于水也不属于天的灰色地带忽隐忽现。青翠的山坡上有长角牛在吃草。送葬队伍经过时，田里的农夫们抬头张望。有些人在胸前画十字，其他人伸出手道别。

他们去的不是尚帕特里克一家平常周日会去做礼拜的吉汉威小礼拜堂，而是去恩卡教堂，唱诗班的和声与规律的鼓声从敞开的大门传出来。所有的长椅和靠背椅都坐满了人，座位区后方还有许多人紧挨着彼此站立。在棺木上方，圣母玛利亚的塑像眼中流出鲜血，洒在敞开的长袍上。圣母玛利亚雪白的肌肤、受伤的心脏，结合回荡的鼓声和拍手声，使尚帕特里克心中充满恐惧。他闭起眼睛回溯光阴，直到返抵他躺在暖和的被窝里祝福爸爸旅途平安的时刻。他收回这句祝福，改求爸爸不要去。

2 / 一九八五年

尤威曼纳承诺让尚帕特里克一家继续待在寄宿学校里，直到学校聘请到新主任，但尚帕特里克每天都等着有个西装笔挺的男人沿着小路走来，要求他们交出房子。他在梦里听到新主任说：我要接替你爸爸的职务了，离开我的房子吧。

自从进入漫长的“伊图巴”雨季以来，这是第一个晴朗的午后，阳光暖洋洋地照在地板上，尚帕特里克和弟妹们都待在那里晒太阳。札沙里推着铁丝玩具车在地上玩；杰奎琳坐在一方阳光里，拿汤匙舀着高粱粥喂克蕾曼丝；克蕾曼丝想抓住像条尾巴在地板上摇曳的光线，咯咯地笑得很开心，玉米粥都淌到下巴上了。

尚帕特里克躲在一张椅子后头，札沙里经过旁边时，他学着狮吼跳出来，比出张牙舞爪的手势。就在此刻，窗户爆开来，化作四散的玻璃碎片，尚帕特里克还以为是自己闯了祸，直到他看见有块石头躺在札沙里脚边。克蕾曼丝尖叫，杰奎琳把她拉过去抱紧。尚帕特里克推札沙里远离窗户。第二扇窗户又碎了，要不是尚帕特里克赶紧低头，就会被石块砸中。

“图西蛇！”喊叫声听起来近在门外，接着是笑声。有个石块闷闷地打在屋子外墙上。妈妈冲进来，赤脚跑过碎玻璃，把克蕾曼丝捞

起来抱在怀里。

“下次我们会杀了你们！”笑声渐渐远去。

尚帕特里克脑中充斥着一种疯狂噪音，起初他还没发现那是自己喉咙里发出的声音。他冲出门外，那几个男孩正消失在树丛里。他朝他们的背影扔了块石头，随手抓了靠在墙边的一根手杖就追了上去。他手里紧抓着手杖，拼命地跑，循着他们渐渐微弱的脚步声跑。他赤着脚，踩在石头上感觉刺痛。他跑上一个坡道后，用手遮着阳光扫视下方的草木，却没看到任何动静。他知道要是他看到那些男孩，他就能逮到他们；他暗暗发誓要是能逮到他们，他会杀了他们。

这片土地是一片连绵的梯田，往基伍湖的方向延伸。树丛间穿插着香蕉园，湿润的叶片闪闪发光。有了雨水滋养，番薯藤青翠茂盛地霸占了每一寸空地。尚帕特里克捡起几颗石头，一颗接一颗扔出去。在田里除草和堆土的农妇们抬头看，撑着锄头稍作休息。

“欸欸，”她们逗弄地说，“你在丢谁啊？鬼吗？”

他假装没听到，他的腿在狂奔后有股烧灼感，他把两手按在大腿上，想要止住颤抖。等他缓过气之后，他捡起手杖，往回家的路上跑去，担心那群男孩会折回来攻击。他数度迷失方向，因为许多小路都被新长出来的浓密植被给遮盖了。

红色的夕阳在湖面上方的云层后燃烧，白日的温暖如飞一般消逝。他没再注意自己跑了多远，他得加快脚步赢过迅速逼近的黑夜。他面前的树丛一望无尽，四周寂静无比，只听到树林里传出几声布谷鸟的叫声。呼——呼？谁——谁？尚帕特里克无法回答它们。他死命狂奔，一头撞上罗杰。

“嘿，大块头！你在做什么？”罗杰牢牢抓住他的肩膀。

“那些家伙——他们丢石头——”

“妈妈告诉了我，她说你像个疯子一样出去追他们，所以我才来

找你。”

“我没看到他们的脸，但他们不是吉汉威的人，他们穿着脏兮兮的破布衣服。”他啐了一口，“几个乡巴佬。”

罗杰吹了声胡哨。“你跑得真快，我老远就看到你了，可是都追不上。凭你一个瘦巴巴的男孩要怎么对付一群恶棍，嗯？”

尚帕特里克耸耸肩：“我没想，只是跑。”

“真是超级英雄哦？”罗杰拍拍尚帕特里克的小腿肚，两只小腿都布满刮伤、流着血，一双赤脚斑斑血迹。“你应该更小心照顾你特殊的天赋，那是你唯一的宝物。”罗杰说。

在渐暗的天色里，尚帕特里克看不清他的脸，无法判断他是不是开玩笑。

尚帕特里克和罗杰回到家时，太阳已经下山了。杰奎琳正在扫地毯上的玻璃渣。爸爸的书房门开着，妈妈站在书桌边收拾文件和书本。杰奎琳伸出一手警告他，但尚帕特里克急呼呼地穿越房间，一片碎玻璃插进他的脚。

“我们现在必须离开了。”妈妈说。她的表情带着恐惧，尚帕特里克不记得看过她有这种表情。

“为什么？这里是我们的家啊。”他坐在椅子上抠挖脚上的碎玻璃。事情进展得太快了，尚帕特里克的脑袋都跟不上了。

妈妈蹲在他身边。“我来吧。”她用双手捧住他的脚，“我们是受惠于尤威曼纳的善心才能住在这里，万一有人来烧房子怎么办？”

“但是那些只是小鬼啊，妈妈，我们不可能怕他们。”

妈妈摇头：“有些事你并不明白，每次我认为这个国家已经改变了，又会发现其实什么也没变，我很庆幸你爸爸已经不在人世，不用目睹这些事。”

尚帕特里克不懂她的意思。“如果爸爸还活着，”他说，“根本不会发生这些事。”

“喏，”妈妈的指尖捏着一小块微微反光的玻璃，“我帮你留着你爸爸的书，等你当上老师，就能够拿去看。”

“我现在当不成老师了。”

“谁说的？你爸爸就是老师啊。”

“爸爸不能再帮我了。”

妈妈拿起爸爸的日志，向尚帕特里克递过来。爸爸死后，这本册子始终保持他出发前敞开的状态。“拿去吧。”她把钢笔拿开，将册子阖起来。

尚帕特里克接过日志和钢笔，走出书房。他随意翻开一页，试着读上头的字，可是光线不够。他需要爸爸给点提示，帮助他把这个支离破碎的下午拼凑起来。

尚帕特里克在第一天上小学之前，从来不知道图西族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当老师说“所有图西族站起来”，尚帕特里克并不知道自己该站起来，该被算进人数，该报出自己的名字。结果还是罗杰拉他站起来并且向他解释的。那天晚上，尚帕特里克对爸爸说：“爸爸，我是图西族。”父亲以奇妙的表情看着他，然后笑了起来。从那天之后，尚帕特里克就把这个词放在心里，可是直到现在有人用石头打破窗户、出言侮辱，他心头才浮现这个回忆。

最早现踪的几颗星星在天空黑幕上懒洋洋地眨眼，吉汉威的发电机发出疟蚊般的哀鸣。如果尚帕特里克真有他的卢旺达名字“恩库巴”的法力，就能吹口气赋予呆板的书页生命，感觉皮质书封拉长变成人形，再次感受到父亲强而有力的心跳。然而他只能把钢笔刺进自己的肉里，直到掌心涌出血珠。法兰索瓦，他写到，这是他父亲的教名。

“我们就像乞丐一样。”罗杰说，虽然妈妈为此狠狠掐他作为惩罚，尚帕特里克暗自心想他说得也没错。现在已经是学期最后一周了，他好希望能把脚踏在土地上拖行，让时间减缓到像蜗牛在爬，这样等到课程结束后，他们就不必搬去伊曼纽舅舅家了。有些日子里他必须强迫自己为在班上名列前茅而开心，他带回家给妈妈看的作业上几乎没有任何红色笔迹。

罗杰在屋后一棵金合欢树宽大的树荫下等他，他们弯腰脱鞋，黄色花粉飘落到地上。

尚帕特里克抹掉沾在制服短裤上的一个黄点：“妈妈如果看到我们光脚去上学，一定会宰了我们。”

“她会唠叨到母牛都丢下小牛逃走了。”罗杰说，“可是等我们搬去舅舅家，她应该就习惯了。”

“别说这种话，”尚帕特里克推了哥哥一把说，“你又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

他一手提着一只鞋，以平稳的慢跑朝学校前行。还有五天学期就结束了，还有六天他就会知道罗杰抱怨的事是不是真的。六天后，他